



## 读史新说

### 燕窝吃到腻

□刘倩到

自从媒体曝光无良商家以白燕窝和鸟粪加工成“问题血燕”出售以后，燕窝销量巨降。随后有知情人表示：燕窝成分单一，只是一种营养有限的低级食品，送礼价值大于食用价值。这真令我等没有吃过燕窝的非成功人士暗爽之至。

事实上燕窝不仅营养泛泛，而且滋味平平。乾隆四十六年，清朝的知名贪官王亶望被抄家，奉命查抄的兵役到了王家客厅，恰逢王家厨子做了燕窝汤送来，不过王家男女“食厌多陈几上”，都吃腻了就随意摆在桌上没人动。兵役们见此情形，纷纷下先吃燕窝再行抄家。没想到的是，这些贪官们当成珍馐的燕窝却被兵役们唤作“洋粉”，原来只是进口粉条的味道。这当然不是王家大厨的手艺差，而是如美食家袁枚说的一样：燕窝之类“全无性情寄人篱下”，味道全靠其他食材调和。

王领导被抄家和兵役吃“洋粉”的情形，有位美女曾亲眼目睹，她的名字叫吴卿怜。吴美女是苏州人，擅长辞赋。那年王领导从甘肃布政使调任浙江巡抚，便以十五岁的吴美女为妾，还在西湖边盖了“迷楼”藏娇。彼时两人情深意长，直把“洋粉”吃得厌了再厌，王领导甚至还集了这样的嵌名联句赠她，“色即是空空即色，卿须怜我我怜卿”。不料四年后，王领导终因甘肃任职期间“捐监冒赈”的问题被查抄，导致包括自己在内的近六十名前甘肃官员被判死刑。

王领导既死，吴美女咋办？历史好比一出戏，此时才渐入佳境。数年后，二十出头的吴美女被人看中，作为礼物献给清朝另一资深贪官和珅，再次得享有燕窝的生活。这一集的剧情无需多说，我们早已知道，嘉庆四年正月十三，和大人被皇帝下旨查抄。这一次吴美女依然在，仿佛是为了印证那句“每个贪官背后都有一个或多个美女”。这一次兵役们没有吃到燕窝，但和宅竟有人受惊到把饭菜吐出来。这一年吴美女不过二十九岁，容颜虽然不改，沧海却已桑田。她如此描写当时的心理感受：“晓妆惊落玉搔头，宛在湖边十二楼”。那“十二楼”就是当年王领导盖的“迷楼”，于她而言，端的是昨日重现。

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上，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话送给吴女士听，应有共鸣。若谈到人的命运起伏，当然有很多种，但唯有吴卿怜女士这类巅峰之后迎面而来的衰落转变，才最令人难以释怀。正如她后来写的，“香稻人唇惊吐日，海珍列鼎厌尝时。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她的人生结局说法不一，有说自尽的，有说沦为官妓的，也有说返乡终老的。但曾经属于她的那些燕窝吃到腻的日子，是注定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样也好，燕窝本就没有什么营养，不吃也罢。

编辑：孔昕

邮箱：kongxin3057@163.com

## 人生边上

□肖复兴

### 养老院踩点

聚会一拖再拖，本来想约在春节期间，谁知各家都忙，有的人家还添了第三代，更是忙得掰不开镊子，弄得人马总是锣齐鼓不齐。一直到前两天，才终于凑齐了多年未有的聚会。

都是当年的中学同学，插队时风云流散，转眼四十多年，好几位都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席间，听见几位女同学在商量着什么，仔细一听，才知道她们待天气暖和时要一起去昌平和顺义看看养老院的事情，如果条件不错、价钱合适，准备就先订下。

另几位听说，都凑过来，很惊讶地问：现在就去养老院踩点，是不是早了点？起初，我和大家的想法一致，都才是六十岁刚过，离养老院的生活还远着呢。但是，我马上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我想起了另外的一个曾经在吉林插队的同学，忽然觉得也许并不早。

去年10月，他的妻子因颈椎病做了手术。其实，妻子的病早就有了，退休之后，被单位返聘，工作辛苦，也加重了病情。

而且，起初一直以为是腰椎的问题，怎么治都没有效果，一直就这么咬牙忍着，拖着，最后走路都很困难了。现在终于找到病根，做了手术，走路一下子轻松多了，只是还需要戴着颈套，需要一段时间的康复。这位朋友对我讲：我忽然想起父亲当年重病时的情景，日子过得可真是快，转眼到了自己和父亲当年一样大的年龄了，想想父亲病重期间，我家里八个孩子伺候，现在还好，只是爱人一个人病了，而自己身体也还好，可以伺候爱人，用不着动用儿子，如果有一天，自己也病了？虽然孩子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天天下班后做好饭

跑到医院里看望他妈妈。但生活的现实就这样沉甸甸地摆在面前，做父母的和做孩子的，该怎么面对？他都不敢想，那样的一天真的到来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矛盾和苦楚，如果说老三届这一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蹉跎了青春，把最美好的年华葬送在那样残酷的岁月里，那么，下一代所经历的青春，即使再不会出现无论从物质到精神都那样贫瘠和动荡的情况，却将面对一对对垂垂老矣且体弱多病的父母，到了那时候，会比他们的父母多了一层难以想象的和心理和精神的压力。

想到这里，便忍不住想看刚刚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一次别离》，那个儿子给年老多病而失禁的父亲擦洗的时候，忽然抱着父亲哭泣的情景，让我想起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仿佛电影是我们未来的预演。青春，无论是哪一代人的青春，除了美好的一面外，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痛苦。

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必须经历的，这一代人的特殊性，不仅在于青春的经历与国家的动荡命运相关，而且和国家的独生子女政策命运与共，我们的孩子都是共和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在面对这样的人生必须经历的问题时，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孩子，都是第一次，都会是陌生的、艰难的，也会是痛苦的。这几位女同学的未雨绸缪，只不过是比一般人提前走了几步。她们对我说，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以后她们能住在同一间养老院里，彼此有共同语言，让晚年的日子过得顺畅一些。此外，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

听完她们的话，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并不是感慨我们这么快就到了要进养老院的时候了，而是觉得她们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举动，这样的心意，她们的孩子会懂吗？能理解吗？那是一代人历经了沧桑之后在身体变得逐渐萎缩后的一种多么复杂又委婉又夹杂着些许无奈的心绪。难道这就是她们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

## 若有所思

□崔耕和

### 坏的预期会有坏的结果

怕的是万一传到妻子耳朵里，那麻烦可就大了。尽管老罗有蠢蠢欲动的心，可没有足够的胆子越雷池一步。于是老罗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人声嘈杂的市区，来到郊区一家休闲处所。

满怀幸福期待的老罗领着初恋情人刚一落座，就被一声“姐夫，你也来了”的问候打蒙了。妻子的弟弟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站在他面前。老罗的尴尬可想而知。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旧情没来得及叙，反而指天画地、捶胸顿足地向小舅子解释了半天，晚上又向妻子解释到半夜才完事。

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美

国有一个叫墨菲的人早就将这种现象上升为定律了。这个定律可以概括为：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它总会发生。老罗的糗事在生活中并不鲜见。越是担心失败的人可能真的会失败，越是担心犯错误的人可能真的会犯错误，越是担心挨上司批评的人可能真的会挨批评。这并非强调事情发生的必然性，而是说，许多事情往往按预想的方向发展。

老家的木匠大叔前不久去世了，他的死也佐证了墨菲定律的存在。木匠大叔是个很信命的人。三年前，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许多人找他算命，大叔

当然也不放过这个机会。算命先生一上来就算出了大叔是个木匠，这让大叔口服心服。接下来算出大叔只有三年阳寿，这本来是算命先生骗钱的小把戏，可大叔却信了，并从此一蹶不振。大叔整天唉声叹气，木工活也不做了，整天掰着手指头倒计时，人也一天天消瘦。在第三个年份上，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大叔肯定至死也不明白，不是命算得准，而是他照算命的预期去实施了。

坏的预期会有坏的结果，这也是佛说的“境由心造”。墨菲定律其实还告诉我们：尽管笑一笑明天未必会更好，但不笑，明天肯定会不好。

## 性情文本

□李晓

### 那年在苏州看《泰坦尼克号》

1912年4月10日从英国南安普敦起航的巨轮，那是它的处女航，它要穿越茫茫大西洋，到达纽约。坐在这艘豪华巨轮上的，是全世界的巨富商贾政要名人。而富家少女露丝，在即将出嫁之际，在轮船上遭遇了一场与杰克魂断大海的爱情。当美好的爱情故事正在上演时，4月15日深夜，“泰坦尼克号”却撞上了海里的冰山。

当我看着这艘灯火辉煌的巨轮最后像一只萤火虫一样消失在茫茫大海时，我咬住嘴唇，哭了。我悄悄侧目，看见身旁那对情侣拥抱在一起了。影片最后，再次响起了片中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我心永恒)》，让这场荡气回肠的爱情，在歌声里成为永恒。

我随着人流出了影院，看见好多观众脸上都有泪痕。我还看见一对白发的夫妻从影院出来，他们相互搀扶着，消失在苏州的小巷里。这时雨已经停了，苏州城内的灯光，像一盏盏红灯笼在夜风中轻轻飘移。我

靠在一棵槐树上，突然想念起一个人来，她就是我的杨。那一年，我和杨在小城已经结婚3年，孩子已经2岁，我和杨，相爱之中也常常有伤害，就像后来一首歌里唱的那样：“相爱总是容易，相处太难……”

回到宾馆，我给杨打去电话：“我想你了……”杨在那边带着一丝埋怨：“儿子已经睡了，这时候你打什么电话呀？”“杨，我以后不和你吵架了……”我柔声说。那边，杨轻轻搁下了电话。在宾馆里，我用鼻子，一丝一丝用力呼吸杨的气息。

一年之后，春草渐深，我和杨在婚姻的十字路口，亮起了红灯。我们松开了手，各自领了一本离婚证书，尽管我们抱头痛哭。短短的分开，是刻骨的痛楚。有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在家里用光盘再次放了《泰坦尼克号》，那一次，我哭得更凶了……为什么在灾难中，一场传说中的爱情依旧不会沉没？而我们，在相爱的日子里，却不

能恒久忍耐？

经历了一次逃离过后，我和杨再次牵手今生。15年过后的4月，3D版电影《泰坦尼克号》像亲人一样回访我们这个城市。15年前，我一个人在苏州的春夜里流泪。15年后，当泰坦尼克号在时光海洋里穿行百年后，还有谁，陪我去为一艘巨轮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流泪？这一次，我陪着杨，在影院里，面对那浩大灾难的现场还原，一起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从影院出来，我陪着杨，一起去吃了一碗这个城市很普通的酸辣粉。我们就这样，在平凡的日子里，相爱着，相亲着。

今年春天，我才知道，在泰坦尼克号上的2208名船员和乘客中，生还的705人里，最后一个幸存者米尔维娜，她于2009年辞世，享年97岁，那一年在船上时，她还只是一个婴儿。而电影中虚构的露丝，她的原型叫海伦·吉吉尔·坎迪，她生还后于1949年溘然离世。

